

中国古典禁毁小说精华

剪燈新話
玉樓春
春柳鶯



远方出版社

中国古典禁毁小说精华

剪灯新话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剪灯新话 玉楼春 春柳莺. —呼和浩特市:远方出版社,2003.5
(中国古典禁毁小说精华)

ISBN 7-80595-853-X

I.剪… 玉… 春… II.董… III.古典小说: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1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23720 号

剪灯新话 玉楼春 春柳莺

责任编辑:李连成

出 版:远方出版社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发 行: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顺义张镇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285

版 次: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595-853-X/I·329

定 价:全套定价:392.00 元

目 录

剪灯新话卷一	1
水官庆会录	1
三山福地志	5
华亭逢故人记	11
金凤钗记	13
联芳楼记	18
剪灯新话卷二	24
令狐生冥梦录	24
天台访隐录	28
滕穆醉游聚景园记	33
牡丹灯记	38
渭塘奇遇记	43
剪灯新话卷三	48
富贵发迹司志	48
永州野庙记	52
由阳洞记	55
爱卿传	59
翠翠传	65
剪灯新话卷四	74
龙堂灵会录	74
太虚司法传	80
修文舍人传	84

· 2 · ❖ 中国楚菜文学名著 ❖

鉴湖夜泛记	88
绿衣人传	92
附录	97
秋香亭记	97
寄梅记	102

剪灯余话

剪灯余话卷一	107
长安夜行录	107
听经猿记	112
月夜弹琴记	119
何思明游酆都录	130
两川都辖院志	137
剪灯余话卷二	143
连理树记	143
田洙遇薛涛联句记	150
青城舞剑录	160
秋夕访琵琶亭记	165
鸾鸾传	174
剪灯余话卷三	183
凤尾草记	183
武平灵怪录	188
琼奴传	194
幔亭遇仙录	200
胡媚娘传	207
剪灯余话卷四	212

洞天花烛记·····	212
泰山御史传·····	217
江庙泥神记·····	222
芙蓉屏记·····	229
秋千会记·····	235
至正妓人行·····	239
剪灯余话卷五·····	243
贾云华还魂记·····	243

剪灯新话卷一

水宫庆会录

元至正四年，潮州儒生余善文白天在家里闲坐，忽然有两个力士，头戴黄头巾，身穿绣花衣服，从外面走进屋来，向他致敬，说：“南海龙王广利王有请。”善文惊讶地说：“广利王乃是南海之神，我善文是尘世中人，阴阳路途不同，彼此有什么相干呢？”二人说：“您只管前行，不要推辞。”

于是，余同他们一齐出南门外，看到一条大红船停泊在江边，登上船，有两条黄龙护卫而行，快如风雨，瞬息之间已经到了龙宫。停在门前，二力士进去通报。过了一会儿，来请他进去。广利王亲自走下台阶迎接，说：“久仰您的声誉，因此有请大驾，还希望不要诧异见怪。”随即，引他走上台阶，要与他对面而坐。余善文敬畏不安，连连谦退。广利王说：“你住在阳界，我居于水府，互相并不统辖，可不必推辞。”善文说：“大王您高贵尊严，在下乃一介穷书生，如何当得起这么隆重的礼仪！”坚决推辞。这时，广利王手下两个臣子叫鼋参军、鳖主簿的，小步疾行而出，启奏说：“客人所言极是，大王应顺从他的请求，不应自减声威与德行，有失体统。”广利王于是居中而坐，另外安放一榻在右边，让善文坐。并说：“寒舍偏僻简陋，向与蛟鳄、鱼蟹为邻居，无以显示神威，宣扬天命。现在打算另外构筑一殿，命名为‘灵德’，工匠已发动，木石等建筑材料都

已具备，所缺少的唯有一篇上梁文而已。听说君子您拥有非凡的才能，怀藏济世的谋略，因此特意邀请您到这里，希望能替我撰写此文。”说完，即刻命侍从拿出白玉砚，捧上毛笔，又备了一丈多长鲛绡纱，放在善文面前。余善文低头听命，笔走纱面，一挥而成，未作任何修改。那文章说道：

天地之间，海为最大；人物之内，神为是灵。既属于人们供奉的神灵，怎能没有壮丽的宫室？因此重建宝殿，新定美名；挂龙骨作为大梁，灵光耀日；排鱼鳞作瓦片，瑞气蟠空。列明珠白壁之帘栊，接青雀黄龙之舸舰。精美的小窗开启时海色在户，华丽的宫门打开时有云影降临屋中。雨顺风调，威镇南海八千余里；天高地厚，流传后世亿万斯年。汇入江汉东流之水，接纳溪湖汇来之波。河湖水神，纷纭而到；鬼国罗刹，接踵而来。岿然独存若鲁灵光殿，美丽堂皇像汉景福宫。控制蛮荆而接引瓯越，永壮宏规；上达天庭而呈上贵重的琅玕，宜兴善颂。遂为短唱，助举修梁。

抛梁东，方丈蓬莱指顾中。笑看扶桑三百尺，金鸡啼罢日轮红。

抛梁西，弱水流沙路不迷。后夜瑶池王母降，一双青鸟向人啼。

抛梁南，巨浸漫漫万旅涵。要识封疆宽几许，大鹏飞尽水如蓝。

抛梁北，众星绚烂环辰极。遥瞻何处是中原？一发青山浮翠色。

抛梁上，乘龙夜去陪天仗。袖中奏里一封书，尽与苍生除祸瘴。

抛梁下，水族纷纶承德化。清晓频闻赞拜声，江神河伯朝灵驾。

伏愿上梁之后，万族归仁，百灵仰德。珠宫贝阙，上应天上的日月星辰；袞衣绣裳，具备人间的多福多寿。

写完，进献给广利王。广利王大喜，选择吉日完工，派使者到东、西、北三海，请各位龙王来赴庆祝宫殿落成之会。

第二天，三位海神都到了，随从着千乘万骑，神龙猛蛟，在前后跳跃，长鲸大鯢，在左右奔驰。至于一般的鱼头鬼面等差役及手执旌旗，一一拿着戈呀戟的，也真不知道有多少。这一天，广利王头戴通天冠，身披绛纱袍，手持碧玉圭，跑到门前迎接，礼节十分庄重。三位海神亦各打扮得冠冕堂皇，整饬好他们的剑柄，服饰仪表显得庄严敬肃，只不过所穿的衣袍，各随其方位有异而颜色不同。

寒暄已毕，宾主作揖谦让而坐。余善文穿着平民的服饰也坐在殿角。他正打算与三位海神叙礼相见，忽然东海龙王广渊王座后有一个随从大臣，头戴御史法冠，长着长长胡子，名叫赤鯀公的，跳跃到广利王面前询问道：“今天贵殿落成，特地为三位龙王安排了个盛会，纵然是长江汉水之长，河川湖泊之君，都不得厕身其间，出席会议，这礼可以算得上隆重庄严了。可那个穿平民服饰、坐在角落里的是什么人？怎么敢乱闯到这里来了！”广利王闻声道：“这位乃是潮阳德才出众的余君善文，我建造灵德殿，特地邀请他来作上梁文的，所以就留他在这里了。”广渊王见状，急忙说：“文人在座，你哪来那么多话？还不给我退下！”赤公于是惭愧地退了下去。

一会儿上酒奏乐，有二十个美女，振摇着珠玉串成的耳饰，

· 4 · ❖ 中国楚辞文学名著 ❖

拖曳着灵巧轻便的衣裾，列队在筵前步履轻快地跳起舞来，还唱起凌波之歌：

若有人兮波之中，折杨柳兮采芙蓉。振瑶环兮琼
瑶，铿鏘鸣兮玲珑。衣翩翩兮若惊鸿，身矫矫兮如游
龙。轻尘生兮罗袜，斜日照兮芳容。蹇独立兮西复东，
羌可遇兮不可从。忽飘然而长往，御泠泠之轻风。

跳完舞，又有四十个小歌童，打扮新颖别致，舞动香袖，在庭下跳起采莲队舞，还唱起采莲曲：

桂棹兮兰舟，泛波光兮远游。捐子玦兮别浦，解子
玉兮芳洲。波摇摇兮舟不定，折荷花兮断荷柄。露何为
兮沾裳？风何为兮吹鬓？棹歌起兮彩袖挥，翡翠散兮鸳
鸯飞。张莲叶兮为盖，缉藕丝兮为衣。日欲落兮风更
急，微烟生兮淡月出。早归来兮难久留，对芳华兮乐不
可以终极。

两支舞完毕，而后敲起灵鼙鼓，吹起玉龙笛，众乐齐鸣，宾主觥筹交错，畅饮尽欢。于是，东、西、北三位海神共捧一杯酒，向余善文致敬说：“我们僻居边远角落，没见过隆重的仪式，今天盛会，能够看到如此盛大的礼仪，而且有幸在这里遇到你这位大君子，真是倍增荣耀。希望你能作一首诗以记载盛会，使之流传于龙宫水府，或许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不知可不可以？”余善文推辞不掉，于是写下《水宫庆会》诗二十韵：

帝德乾坤大，神功岭海安。渊宫开栋宇，水路息波

澜。列爵王侯贵，分符地界宽。威灵闻赫弈，事业保全完。南极常通奏，炎方永授官。登堂朝玉帛，设宴会衣冠。凤舞三檐盖，龙馱七宝鞍。传书双鲤跃，扶辇六螯蟠。王母调金鼎，天妃捧玉盘。杯凝红琥珀，袖拂碧琅玕。座上湘灵舞，频将锦瑟弹。曲终汉女至，忙把翠旗看。瑞雾迷珠箔，祥烟绕画栏。屏开云母莹，帘卷水晶寒。共饮三危露，同餐九转丹。良辰宜酌酹，乐事称盘桓。异味充喉舌，灵光照肺肝。浑如到兜率，又似梦邯郸。献酢陪高会，歌呼得尽欢。题诗传胜事，春色满毫端。

诗写完奉呈后，宾主十分高兴。不久，太阳落下山顶，月亮从东谷升起，诸位海神吃得大醉，一一由人扶着出殿，各自返回他们的水国，而车马布集的声音，过了很长时间仍不停止。第二天，广利王特地设宴答谢余善文。吃完饭，广利王命下属用玻璃盘盛放了十颗夜明珠、二枝通天犀牛角，作为诗文的报酬，又派二个特使送他回家。余善文回到家里，将所带来的珍宝，卖给了一家波斯珠宝店，获得亿万财产，于是成为豪富之家。日后，余善文也不把功名放在心里，丢弃家庭外出学道，遍游名山大川，世人也不知道他的结局下落。

三山福地志

元自实，乃是山东人氏。生来质朴鲁钝，不通文墨。但家境很富足，以田地庄院所得为生。同乡有一个缪君，授得福建一个官职，因缺少路费，便到自实处借了二百两银子。自实因为同乡交情很深，也不问他要借条，就如数借给了他。

元至正末年，山东大乱，自实被成群结队的强盗抢劫，家财一空。当时，平章政事陈友定守卫福建，福建一带很是安定。于是，自实带着妻子儿女取海道往福州，打算访求缪君并投靠他。到了福州以后，打听得缪君果然在陈友定幕府中，掌权执政，颇有威势权力，门第显赫。元自实十分高兴，但是在艰险困苦的环境下，由于长途跋涉于道路，衣服破烂，容貌憔悴，不敢马上去见他。于是在城中租赁了房子，安顿下妻子儿女，整饬衣帽，选择日子前往拜访。正巧，碰上缪君外出，就拜谒于马前。缪君起初好像不认识他，等到聊起家乡，通报姓名，才感到惊讶并表示道歉。遂即引自实进屋，并以宾主的礼节相待。过了好一会儿，喝完茶，就送客了。第二天，元自实又去了缪府，也不过招待三杯酒和茶果而已，全然没有一点眷顾的意思，也不说起借银两的事儿。元自实回到住所，旅舍凄凉，妻子儿女怨骂道：“你不远万里来投靠熟人，所为的是什么事？今天被三杯薄酒一搪塞，就不发一言，我们还有什么指望！”

元自实迫不得已，第三天再次前往造访，可缪君好像已经十分讨厌他了。元自实正要开口，缪君急忙说：“过去承蒙你借给我路费，我一直铭记在心，不敢忘记；不过我现在仕途萧条，俸禄微薄，但老朋友远来，岂敢辜负恩德？希望能将借条还我，我自当如数陆续奉还你借予的银两。”自实听闻此言，不由惶恐地说：“我与你共为乡亲，从小交往深密，受命周济急难，向来没有借条，你今天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缪君神色严肃地说：“借条确实有，只恐怕兵火之后，您已经丢失了。但是有没有借条，我也不去计较了，只希望放宽期限，让我能尽力偿还。”元自实只得“唯唯”而出，却责怪他的话巧诈狂妄，负恩背义如此，这真是羝羊的角触人篱笆眼，进退维谷了。

半个月以后，元自实再次登门，缪君只以好话打发他，终究

没有一文钱的施予。就这样反覆推托，于是很快过了半年。

这市中有一个小寺院，元自实到缪君的家，寺院正好在中途，所以他就经常在门下歇脚。寺院主持轩辕翁，是个有道之人，看到元自实经常往来，日子长了，就同他答话，因此彼此就熟悉了。时值隆冬，已近新年，元自实穷极无聊，只好又来缪君的家，拜求并且哭泣道：“新年临近，妻子儿女饥寒交迫，袋里没有一文钱，米缸里没有一点余粮。过去你所欠的银两，今天我也不敢再求你归还，只求您像《左传》里所说的：捐一斗水救活涸辙中的鲋鱼，施一壶熟食来救鬻桑的饿人，这就是旧友的恩赐了。恳望您怜悯怜悯我吧！”说着，一头趴伏在地。

缪君扶他起来，扳着指头算日子，告诉他说：“再过十天，应该是除夕，你可以在家专心等待，我从俸禄中分给你禄米二石、银子两锭，派人快马送到你家，作为过年的费用，希望不要以少为怪。”并且又再三叮嘱，不用外出等候。元自实感激而回。到家后，他就用缪君的话来安慰妻子儿女。到了那一天，全家盼望。元自实端坐在床上，派小儿子到闾里的门前打探。一会儿，小儿子跑回来说：“有人背着米到了。”他听了就急忙出家门等候，谁知那人经过他们家时看都不看一眼，元自实还以为来的人不认识他们家，急忙赶上去问他，那人却说：“这是张员外给塾师的粮食。”元自实遂默默回家。一会儿，小儿子又奔回来告诉他：“有人带着钱来了。”他又急忙出去迎接，可那人还是过他们家也不进来。再追上去探问，那人则说：“这是李县令临别时赠送给游子的钱。”元自实闻言，怅然而感到惭愧。这样的情况一连有好几次，到了晚上，竟然还是一无踪迹和音信。

第二天就是正月初一了，元自实被缪君一误再误，一粒米一束柴都来不及置办，妻子儿女相对哭泣。元自实愤怒得不能自遏，暗地里磨了一把锋利的刀，坐着等待天亮。

等到鸡叫更鼓停止，他就直奔往繆君的家，打算等他出门时一刀刺死他。此时，东方还没有发白，路上没有行人，只有小寺院中的轩辕翁正点着蜡烛诵经，对门而坐。他看见元自实往前走，后面有奇形怪状的几十个鬼跟着，有的鬼拿着刀剑，有的鬼执持椎凿，披头散发，裸露身体，样子很是凶恶。大概有一顿饭的功夫，自实又回来了。后面有百来个头戴金冠，身佩玉佩的人跟随，有的振扬幢幡伞盖，有的举着旌幡等旗帜，和颜悦色，样子十分安闲。轩辕翁心下思量自实已经死了。诵完经，他就急忙忙地前往造访元自实，可自实却安然无恙。

坐定以后，轩辕翁问道：“今天早晨，你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去时匆匆，而回来缓缓？希望说来听听。”自实不敢隐瞒，全部说了出来：“繆君的不道义，搞得我颠蹶困顿！今天早上我确实身怀磨砺的快刀，打算前往杀掉他以逞我心！等到了他家门口，我忽然想：‘那人确实得罪了我，可他的妻子儿女又有什么罪呢？而且，他又有老母在堂，今天我若杀了他，他们全家又依靠什么呢？宁可人家辜负我，不可我辜负别人。’于是我暗暗忍了这口气回家了。”

轩辕翁听说后，行稽首礼并祝贺说：“您这么做将会有后福，因为神明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元自实问他缘故，轩辕翁说：“你有一念之恶，凶鬼就到了；你有一念之善，福神就降临了。这就如同影子附形，如同回响应声而起，因而知道暗室之内，仓卒之间，不可萌发作恶之心，不可犯罪而有损德行。”于是把自己所看到的都告诉了他，并且百般抚慰，又拿出一些钱米来救助他的急难。但是元自实终究闷闷不乐。到了晚上，他就自投于三神山下的八角井中自尽了。

谁料，井水忽然分开，两岸石壁陡峭，如刀削一般，当中见有一条狭路，仅仅能供人行走。元自实摸着石壁行走，差不多有

几百步，石壁终止而路也断了，露出一弄口，则见天地开阔，日月照临，俨然是另外一个世界。他看见一座大宫殿，匾额上用金字题看“三山福地”四个大字。元自实瞻仰后走进宫殿，只见长廊中静悄悄的，古殿里烟消火灭。他徘徊不前，四面察看，却杳无人影，只听到钟磬之声，隐隐约约从云外传来。元自实饥饿难忍，实在走不动了，就睡在石坛的旁边。

忽然，有一个道士，拖曳着青色的衣裾，振响着雪白的玉，来到自实面前，叫他起来，笑着问道：“翰林公了解旅游的滋味了吗？”元自实拱手回答：“旅游的滋味，我已经尝够了。这‘翰林’的称呼，却又缘何而来？”道士说：“你难道不记得在兴圣殿起草西蕃诏书的事了么？”自实说：“我乃是山东的俗人，平民贱士，年届四十，目不识丁，生平未曾游览过京城，怎么会有起草诏书之说呢？”道士说：“你大概是被饥火所恼乱，无暇记忆以前的事情了。”于是，从袖中拿出几枚梨枣让元自实吃下去，对他说道：“这叫做交梨火枣。吃了之后，可以知道过去未来的事情。”

元自实吃完梨枣，清醒觉悟，于是记起学士的时候，在京城大都的兴圣殿边起草西蕃诏书的事，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随即请问道士：“自实前世犯了什么罪，今世要受这样的报应？”道士说：“你也没什么罪，只是在职的时候，以文学自高自傲，不肯提拔后学，所以今世让你愚昧不识字；以爵位自我尊大，不肯结交接待游子，所以今世让你到处漂泊无处依止。”元自实听了，就指斥当代的高官而问道士：“某人身为丞相，却贪婪无厌，公然进行贿赂，他日应当受什么报应？”道士说：“那人乃是无厌鬼王，地下有十个炉子来熔炼他的横财，现在他的福份也已满了，应当受到囚禁的灾祸。”元自实又问道：“某人身为平章高位，却不约束军士，杀害良民，他日应当受到什么报应？”

道士说：“那人乃是多杀鬼王，有三百鬼兵，都是铜头铁额，助他为虐。现在，他的命运衰竭，应当受到身体分割截断的祸殃。”元自实又问：“某人身为监司，但是那里的刑罚不振肃；某人身为郡守，而那儿的赋税劳役不均匀；某人身为宣慰使，没听说宣慰什么事；某人身为经略使，没听说经略什么方面，那么这些人又应当受到什么报应？”道士说：“这些人脚镣手铐都已经加在身上，铁索也已系在脖子上，像是一堆腐烂的肉，如同一把肮脏的骨头，纯粹是等待戮杀的魂魄，哪里值得推测呵！”元自实于是举发缪君欠债的事。道士说：“那人乃是王将军的管库人，财物怎么能够随便乱动用呢？”道士说：“不出三年，世道会大变动，大祸将要来临，十分可怕。你应该选择地方居住，否则恐怕会受牵连，遭到祸殃。”元自实听了，求道士给他指示躲避兵火的地方。道士说：“福清可以。”又说：“不如福宁。”这番话说完，又对元自实说：“你到这里已经很久了，家里人都很盼望，现在你可以回去了。”元自实告诉他没有路，道士就指了一条路让他回去，于是元自实向道士拜了两拜告别了。

元自实走了二里多路，在山后发现了一个洞可以出去。回到家里，原来已经过了六个月。自实急忙携带妻子儿女直接往福宁乡村中，开垦田地，修治园圃来度日。当他挥舞耒头时，忽然听到土下铮然有声，一下得到埋藏在地下的银子四锭，家境逐渐安康丰足。其后张士诚夺取相印，江浙右丞相达识帖睦迩被拘禁，大军围城，福建省平章政事陈友定被俘获，其他官吏大多保不住脑袋，而缪君也被王将军所杀，家财也都归了王将军。以岁月来算，仅仅三年，但道士的预言全部应验了。

华亭逢故人记

松江儒生中有姓全、贾的，二人都富有文才，性格豪放自得，爱喝酒，却不得志，因此放荡不羁，不拘小节，每每以游侠自居。元至正末年，张士诚占据浙西，松江成为他的属郡。二人来往其间，大话雄辩，旁若无人。豪门大族，听到风声就迎接，惟恐落后。全有一首诗说：

华发冲冠感二毛，西风凉透青衫袍。仰天不敢长嘘气，化作虹霓万丈高。

贾也有一首诗说：

四海干戈未息肩，书生岂合老林泉！袖中一把龙泉剑，撑拄东南半壁天。

他们的诗大致如此，人们也更加信从他们的自命不凡。

吴王元年，明兵围攻姑苏城，未能攻下。上洋人钱鹤皋起兵救援张士诚，全、贾二人自以安禄山的谋主严庄、黄巢的宰相尚让为例，手持马鞭登门，参预他们的谋划，终于攻下了嘉兴等郡城。可没过多久，军队败逃，二人都投水而死。

明洪武四年，华亭儒生石若虚，有事情经过近郊。他向来与全、贾二人亲近和睦，这回忽然在路上相遇。全、贾带着随行的僮仆数人，情状竟与往常一模一样。他们迎着对若虚说：“石君别来无恙？”石若虚忘记他们已经死了，与他们行揖让之礼，辅柴于野地而坐，谈论了有一个时辰。全忽然感慨长叹说：“晋朝